

January 1934

孫中山的中國西化觀

Xu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序經(1934)。孫中山的中國西化觀。《嶺南學報》，3(3)，188-203。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14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第十二章

孫中山的中國西化觀

大約是三十年前，章士釗先生因爲了鄒容的鼓動，寫了一本小冊，名曰孫逸仙，在其自序裡說：

「孫逸仙近今談革命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認。吾今錄此書，標之曰孫逸仙，豈不尙哉。孫逸仙者，非一氏之新私號，乃新中國新發露之名詞也，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爲，則孫逸仙者，實中國過渡虛懸無薄之隱針。天將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即無今之孫逸仙，吾知今之孫逸仙之景與罔兩，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

這本小冊出版時，孫先生的名字，還未大著，有人說有不少的人們，是從讀這本書然後認識孫先生的。到了民國十四年，孫先生在北京逝世後，林語堂先生曾在猛進第五期，有孫中山非中國人論。據林先生在語絲第二十三期給錢玄同的信裡說：

「弟近有孫中山非中國人之論，其見地主張完全與先生所持一致。弟本來以爲民國有一個偉人，近日細思此一偉人，乃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然則欲再造將來的偉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

林先生這封信裏所說，其見地和玄同先生相同，是指着後者所著的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一文（語絲二十二期）而言。錢先生之所說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的原因，是這樣的：

「國民要大清皇帝或真命天子坐在金鑾殿上，孫先生偏要排滿而且還要廢除皇帝；國民要爬在青天大老爺底公案下面腿下禱

子等着打屁股，孫先生要叫人民去管理政事；國民以富人享福而窮人受罪爲天經地義，孫先生偏要來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民安於晴天踏香爐，雨天踹醬缸，颶風時聞「七香散」，糞便四濺，泔水激揚，這種精神文明，孫先生偏要來鼓吹物質文明，國民最愛吐痰留長指甲，不洗牙齒，孫先生偏要勸大家把修身的工夫，做得有條有理；國民甘做馱，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兩塊大石碑的廬廬，孫先生偏要叫他們「知」，國民願意苟安旦夕，喜欣維持現狀，孫先生偏要提倡奮鬪，主張革命。其他國民要如彼，孫先生偏要如此，說起來真是更僕難終。……國民要靜坐，或倒退，而孫先生要抖擻精神的跑，而且要向着寥廓無盡的前途不息地跑。」

所謂怪物，所謂非中國人，所謂國民之敵，這些名詞從一般的人們驟看起來，也許未免近於怪異；然而這些名詞却有了精確不磨的真理存在裡面。原來孫先生之所以爲怪物，非中國人，和國民之敵，不外是因爲他的主張和行爲是反乎由中國的傳統和固有的文化所產生出的中國人的主張和行爲。換句話來說，他的主張和行爲，是全受過西洋文化的洗禮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西洋化的孫先生。以中國化的中國人的眼光來看西洋化的孫先生，當然是會成爲怪物，非中國人國民之敵了。

然而孫先生之所以成爲孫先生，正是因爲他是怪物，是非中國人，是國民之敵。反過來說，要是他不是怪物，而是常物，不是非中國人，而是中國人，不是國民之敵，而是國民之友，那麼這種的物，這種的人，和這種的友，不但是在他那個時代，已有了四萬萬之多，就是把四千五百年的歷史來看，也不知有了幾多萬萬。質言之，設使他而是四萬萬或是數不出的萬萬中的中國人之一個，那麼他是不值得人

們的敬仰的，而且人們也無從來認識他。因為這樣的他，太繁多了，太平常了，同時他也決不能成爲像章士釗先生所說的「新中國新發露之名詞，而爲中國過渡虛懸無薄之隱針，」也不能成爲像林語堂先生所說的民國的偉人，他更不會像錢玄同先生所說，是我們這疲痿老朽的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聖藥。

在中國的現代史上，也許在世界的現代史上，孫先生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用不着我們在這裡解釋。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是說明這個西洋化的孫先生。

要想明白這個西洋化的孫先生，我們又不能不先明白他個人所處的環境和時代；時代環境之影響於個人的主張和行爲，無論是誰都要承認。我常常說設使孫先生而生長在北京或是在中國的北方任何一處，那麼孫先生之所以爲孫先生，未必就是我們今日所認識的孫先生。我們承認意志堅強的人，有時不爲時代環境所推移，而能獨立不群，但是新事業的創造和舊制度的推翻，總免不得要依賴於適宜的時代環境。換句話來說，孫先生之所以爲孫先生和國中的南方而尤其是廣東這個環境，是有了很密切關係的。事實上我們上面所說的容純甫，嚴又陵和梁任公通通都是和這個中國的南方的環境時代，有了很密切的關係。孫先生也不過是這個環境時代所鑄成的罷。

關於環境時代之影響於孫先生，美人林白克氏 Paul Linebarger 所著的孫逸仙傳裡，說得很透澈。我們現在且摘錄數段於后。（據中譯孫逸仙傳）

「廣東是中國十八省中最南的一省，幅員廣大，物產富饒，人口約有三千多萬。他的省城是廣州，是個有名的大城，居民的總數在百以萬上。」

「廣州是中國最有進步的一個城，不但是因爲他是在香港澳門

的中間，（按此非盡是）而最顯著的却是因為有多數的廣東華僑，在美國居住很久。所以當他們回國的時候，已經美國化了。前面講過美國招工開金礦的事，當那個時候，美國人因為從廣東招去的工人，工資比別處便宜，而且香港是海道的中心點，運送這般華工是很經濟，又很迅速，所以都到廣東來招工，這就是華僑大都是廣東人的大原因。

「廣東人是勇敢自恃耐苦的種族，他們雖然離本國的中心和北方很遠，但很忠愛國家，中國本部有廣東做南方屏障，好像北方有萬里長城保護一樣，他們中間已產生了不少卓犖超群的學者」。

他又說：

「中山在他努力建設中華民國的三十年工作中，廣東人給了他不少的幫助，因為是他們的同鄉，所以在海外的廣東僑民，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會替他盡過力的。

「因為他們有團結和互助的精神，結果便使廣東人的足跡，遍布全球，而且都是非常發達。

「中山生在廣東是很有幸的，因為他在政治上活動所得的助力大半是從廣東得來的。廣東人很富有，又很進步，並且他們僑居美洲的很多，已經受了政治上的衝動，所以只要他一領導，便能實行。敢死的志士大半也是從廣東來的，雖是這或者是中山本身的領袖資格使然，也是地靈人傑，才能這樣呢。」

廣東的環境既如上面所說，孫先生自己的鄉村——翠亨又正是在澳門和金星港的附近。林白克在孫逸仙傳記裡說：

「翠亨村確是一個對於中山極有利益的生長地，因為當他那個時候，許多廣州（？）澳門的富翁因為翠亨有很好的風景，可以

賞玩，並且離城又近，交通便利，所以都在這裡建築了別墅來住着。這樣却使村中鄉人常常與城中市民接近，於是他們的意識和心智，都靈敏得多了。」

我們以為在岐關公路尚未築成以前的翠亨鄉，也許未必會像傳記著者所說的交通上這樣便利，同時凡是到過翠亨鄉及其附近的人，也未必會感覺到這個地方像傳記著者所描寫的風景那樣好，然而因為她和澳門相近，容易受過澳門的影響，這無論是誰也要承認的。我們知道孫先生的父親，曾到過澳門做過裁縫學徒，而且因此積了些錢以應家用，可知澳門之影響於翠亨鄉的人，是沒有疑義的。至於金星港之影響於這個鄉村，傳記裡也有一段話說明：

「那個時候，滿清是不准外國船舶隨意停泊的。他們特地把金星港給外國人停船，此港的三面都是商業和人口繁盛的地方。廣州香港澳門，於是此港也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地方。因為此港和翠亨相離很近，所以差不多港上的事情，翠亨的質樸而漸有醒覺的人民，都可知道。」

我們若進一步來考究孫先生的家庭，那麼這個家庭之受過西洋文化的深刻的影響，更是顯明。上面已經說過，他的父親曾在澳門操過縫業，他有了兩位叔叔，都赴美國，雖則他們兩人一去不返，然而金山的美國的印象，却永遠的留着在他的家人的心裡。然而家庭裡的人之對於孫先生的前途影響最大的，要算他的哥哥了。

孫先生的哥哥在孫先生很小的時候，就到檀香山去。檀香山在那個時候，雖尚未變成美國的屬土，然却已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之地。所以他的哥哥自然而然的受過多少美國的文化的淘鑄。傳記裡告訴我們道：

「大哥出去的時候，是一位窮苦的農家子，歸來的時候，已富

了；不但富於金錢，並且富於做事的經驗。他有了這種經驗，所以已知道西方作事的方法了。大哥很想和人合股接管一隻航海的大船，居然達了目的，他在這隻船裡把中國的僑民，帶到大奴魯魯去。」

上面是解釋孫先生所處的環境，——家庭鄉村和廣東。現在且讓我們來略談他從這些環境中所發生的個人的經驗。據傳記裡孫先生會這樣的說過：

「我所記憶最早的是住在吾家一位老叔母所講給我聽的一樁故事。那時我是一個小孩，伊以為這金星港的事，很可以使我聽了快活。雖然這金星港相離很近，但是那時我年紀很小，總以為是很遠的。叔母從前往住的地方，可以望見那金星港的全景。伊是善於講故事的，伊說這些外國船停在那兒，實在不妥當，因為常有可怕的事情在他們船上發現出來。這些外國人金錢都很富足，他們所穿的衣服很是奇怪，最異樣的便是他們頭上沒有辮子，有幾個竟一絲兒頭髮也沒有。但是却有不少的鬍鬚，他們的鬍鬚，有時會有火一樣的紅，伊聽人說那些外國人是用尖利的刀子來吃東西的，伊並且說伊曾經親眼看見有煙從他們常用的槍裡出來，因此他見了那些洋人，心裡實在害怕。伊教好的中國小孩子，應該遠遠的離開他們，因為那些洋人，十分暴躁。」

這是孫先生第一次知道在中國的洋人的大概，關於西洋人自己國裡的情形，他又從一位回國的僑民的親口的告訴他。孫先生說：

「我很小的時候，曾經遇到一個僑商，他講他遊歷的故事的時候，我站在一家茶館門前，他講他在海洋中經過了許多日子，於是到了一塊地方，有山有水，同中國一樣，不過那邊有很多

的金子，又有一種人叫做紅人，還有截路的強盜，爲了搶劫金子，殺死人命。有一件這個僑民講的故事，使我終身不會忘掉。他說他總把自己的金子分做兩起，一起放在容易看見的地方，待強盜看見了，就讓他搶去；還有一起藏得很秘密，強盜去後，依舊可以保存着。因爲翠亨也有海賊，所以我們聽了引起一種興趣，最使我們有深刻的印像的，是他把金子分成兩起，因爲他又說有幾個同伴，把全部的都隱藏起來，因此就遭殺害。我那時候覺得這個僑民在這取與的世界裡，得到了一種實際有益的特殊哲理了。」

上面所舉兩種經驗，雖可使到我們知道他對於洋人之在中國及華僑之在外國的最先印像，可是這種印像，未必一定是能夠使他羨慕西洋的文化。大概是由他的哥哥從檀香山所寄的書信裡，和地的哥哥第一次從那邊回來中國後所告訴他那邊的情況而激動起他的羨慕的心理，同時鼓蕩起他的遠渡彼邦的志願。這個志願的實現，是一八七九年，這就是他十四歲的時候。

據說他之赴檀香山是從澳門起程，而他所搭的船却是他的哥哥和他的同事們所僱定，以爲載運到檀香山的僑民的英國的鐵汽船。一個十四歲的青年，到了西洋人所管理和聚集的澳門，當然起了不少的印像，現在又搭着尚不多見的汽船，當然又必生了很多的觸感。這些觸感之最深刻的，據孫先生的話是這樣的：

「我上了船的觸感很是利害，但是使我比較機器和汽鍋的奇異，更加重視的，乃是船上一個鐵梁，這是貫連着船的兩邊，使他更加堅固。我看起來是一樁很重大的事情。我記得那時吾想這麼重的一個梁，要多少人才可以把他裝配好，忽然想到那已發明這個大鐵梁的天才，又發明了一個機械的用法，外國人所

做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不能做，我立刻覺得中國總有不對的地方了。外國人既能製能造這些堅實金屬的大梁，並又能把他裝配好，這豈不是他們在別方面優於中國人的證據麼？」

這是孫先生羨慕西洋文化的開始，這可以說是他主張西洋文化的動機，這可以說是他之所以被視為西洋人的前因，這可以說是他後來奔走革命的工作的根基。總而言之，這可以說是孫先生之所以為孫先生的由來。

從一八七九年至一九一一年的三十餘年中，孫先生差不多時時刻刻都處於西洋文化的社會裡，他既有了受過西化的影響的廣東翠亨和家庭的環境，他在這麼久的時間裡，無論是在檀香山美利堅英吉利或是日本香港南洋廣州，他所來往的人物社會都是西洋的人物和社會，或是和這些人物和社會有了多少的關係。那麼他之主張和行爲是受過西洋文化的洗禮，乃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罷。

但是除了他的環境和他的經驗之外，影響於他的主張和行爲的最利害的東西，恐怕還是他的教育了。

關於孫先生的教育，他少年雖受過中國的舊式的教育，然這種教育之對他，沒有什麼影響；而且自他到檀香山後，以至他脫離學校的生活，他通通是受了西洋式的教育，同時這種教育之於他後來的事業上，都有很密切的關係。現在且把林白克氏的孫逸仙傳記之關於這方面的敘述，摘錄數段於后：

「大哥的氣量很大，在中山未到(檀香山)以前，他已收受了一個同村的少年，並且已把他送入火奴魯魯的學校裡讀書了。當大哥決意把中山送入學校的時候，這同村的少年，進了教會學校已二年了。他以爲外國教育，既然沒有傷害這個同村的少年，當然也無害於中山的。」

「所以中山就進了火奴魯魯的美國教會學校，他的教師們使他坐着觀看了十天，因為他不懂英語，他們和他交談，不得不做手勢；在這十天裡，他靜坐在書桌邊，但是他對着四週所見的很為注意，他的心裡起了種種的反省，好像波濤洶湧一樣；那時他覺得學習的方法真難呢。他靜默了十天以後，就覺得英文與中文的異點，英文每一個字可以分成幾個字母，字母又可用來拼別的字，又覺得學習英文很是容易，非常高興。

「他在這學校裡三年，身心上受了很大的變化，使他渴望中國的覺醒，校中紀律他竭誠的遵守着，對於各種學科，沒有不勤力學着，所以成績很好。」

孫先生在校三年，他的哥哥以為他所受的外國教育，已經夠了，所以要他回國。他是為這件事情，很為憂慮，然他又不能不尊哥哥的命，所以終於回國了。傳記裡說：

「中山從火奴魯魯到中國的時候，帶來的書，有一本耶穌教的聖經；他當耶教是文化的法則，他把中國文化同耶教國文化比較，看出中國沒有一種進步的宗教的害處，他看見耶教是與近代文化一同往前進的，而孔教佛教道教都持中國於二千年前的狀態。」

受了好多年的外國教育，持了這一種的新觀念，自然他會對於中國的固有文化，起了懷疑和反抗的心理，這種心理實現起來，就使他把他鄉村的神像來打倒，以及做出種種中國人所目為反常的行為來。而這些行為就是孫先生之被父老人們逐出他的鄉村的原因。

他既被逐，不得不跑，但是正是為了不得不跑，他在廣州美人所辦的博濟醫院和香港英人所辦的學校裡讀書的機會纔能實現。關於他在香港受教育，傳記裡說：

「在香港他見着比較在火奴魯魯更大的蓋格魯撒克遜文明的證明，火奴魯魯比較起香港來，不過是一個美麗的花園。在香港的輪船航行海面，帶了全世界各國國旗和消息，在各國輪船中，並沒有中國輪船，貧苦的中國所有的，就是海面上搖蕩不定的沙船，在航海的觀衆中受人嘲笑。」

「他常遇到文明的英國人，他們是他的教師，他覺得他們在教育上佔優勝的地位，他起首知道了一些英國海陸軍的力量。他驚心地看英國兵練操，不倦地看灰色軍艦可怕的樣子，預備服從大英帝國的命令而動作。」

「中山此次同家庭分離，心中處之淡然，這個對他是棄舊就新的行爲。他覺得「中國世界」已經反對他了，結果他轉向現在對他開放着的別一個世界去。他用新的速率於學校內求學，（同時）香港皇家學校造成他希望無窮的新生命的中心點。」

孫先生的教育和他的政治主張與革命運動的關係的密切，在他民國元年在嶺南大學歡迎會的演辭裡，曾有一段簡短而却很明白的敘述：

「憶我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到檀香山，就轉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又數年即回祖國就學於本城之博濟醫院，與貴校廖德山同學，僅一年又轉香港雅利士醫院，凡五年，以醫亦救人之術也，然繼思醫術救人，所救有限，其他慈善事業亦然。若具有最大權力者，莫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爲大善，亦能爲大惡，吾因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府爲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此惡劣政府不可

，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胡漢民編總理全集二集頁一四一）

於是可知西洋教育之影響於他後來的事業的利害，同時也知道中國教育之影響於他的甚微。他後來對於中國的舊式教育，且批評道：

「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爲榮，姓名一登榜上，即有做官之望。士人束髮受書後，所誦習者不外四書五經，及其箋註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於奉令承教一味服從之義者，則任意刪節，我曲爲解說，以養成其盲從之性，學者如此，平民可知。」（倫敦被難記）

有了廣東翠亨和他的家庭的背景，再加上他的經驗而特別是他的教育，以及他個人的堅忍不拔，膽幹奮鬥的特性，怪不得會形成一位西洋化的孫先生。

以西洋化像孫先生的人來看中國的社會政治，是怎麼樣呢？我們且看他在興中會的宣言裡說：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強，濟濟衣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憤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

（參看倫敦被難記裡所描寫爲中國政治之腐敗。）

孫先生的革命動機，據他自傳及在申報五十年中的中國之革命一文，是始於乙酉（一八八五）中法戰爭之年，但是革命的運動的具體化，是始於乙未（一八九五）的興中會。興中會會員入會的誓詞，是「驅

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倘存二心，神明鑒察。」而其宗旨是：

「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團體起見。」

我們從興中會的會員誓詞裡，雖可以找出所謂民族主義這件東西，然在興中會的宣言和章程裡，却找不出這個原則來。至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却沒有什麼痕跡顯露，雖則在誓詞中有創立合衆政府，可是合衆政府，未必就是民主民權的政府。又在章程第三條有說興大利以厚民生，然這裡所說的民生，也不能說是民生主義。總而言之，從興中會的宣言及章程來看，她不過是一個維新會，她的目的是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關於三民主義的主張，據孫先生的自傳裡說，是成於倫敦脫險，（一八九六年十月）以後。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三民主義之具體化，是見於一九〇五年的同盟會政府的宣言裡，今摘錄於后：

（一）驅除韃虜：今日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爲邊患。後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迫我漢人爲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此。滿洲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有漢軍人等，如悔悟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

，殺無赦。漢人爲滿奴作漢奸，亦如之。」

(二)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之國家，敢爲石謫塘，吳三桂者，天下共擊之！

(三)建立民國：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皆有參加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公舉之議員組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

(四)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祉，民國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國家，爲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爲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棄之。」

右四綱其措施之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爲軍法之治，……第二期爲約法之治，……第三期爲憲政之治。……第一期爲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爲軍政府，歸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爲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

我們以爲自從一九〇五年以至一九二三年的二十年中孫先生在政治上的主張的實質上雖有不少的改變，然大體上這種大綱和序則，沒有什麼差異。我們所要知道的是這種政治的主張，根本上是由於西洋的環境和思想而發生的。(參看民報發刊詞)

政治上的西化的主張既如上面所說，他方面的西化的主張，在他一八九四年所上李鴻章書裡又說得很明白。他說：

「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

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

所謂四大綱就是：

「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政有學，耕耨有器也。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他很明白的指出中國的農工商學之缺點，而實行之法，又必同時並舉，始克成功。他又很明白的指摘當時一般專以為國家之富強，乃盡由於船堅礮利，壘固兵強；因為西洋各國之所以富強，並非盡由於這些東西，這些東西乃西洋富強的表面，而非根本，根本是在於他所舉出的四大綱。

孫先生上李鴻章書，是一八九四年中日戰役發生的時候，與中會的宣言和章程，是在上李鴻章書後數月始做的。我們從此可以知道在與中會尚未成立以前，他雖然有志於政治上的改造，然政治改造所應用的方法，是維新或是革命，他好像沒有堅決的主張。從上李鴻章書裡他很顯明的想借清廷政府的力量，來使農工商學等趨於西化。照他的意見，設使我們能對於這四大綱能夠澈底的實行，則國家自然會富強，國家富強就是達到政治上的改造。孫先生之上書李鴻章本來由於看見中國之事事不如西洋，而自己又沒有力量來改造，故想借權勢赫張的李鴻章來實行其懷抱。那料李鴻章却拒絕見他，使他的鬱抑之氣，無由以伸。因此之故，他感覺到希望政府以緩和的手段來使中國效法

西洋，是行不通的路。於是他不得不趨於革命的路上，同盟會之成立，就是革命主張的具體化的初步。

我們以為從孫先生的政治事業方面來看，李鴻章之拒絕見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設使李鴻章而見重了他，給他一個相當的位置，那麼此後三十年的政治歷史，也許別有一個花樣。但是從他的西化的主張方面來看，一八九四以至差不多晚年的他，却沒有什麼變更；質言之，孫先生從十四歲搭汽船赴檀香山到他死前幾年，都是一位根本上主張西化的人。他在上李鴻章書時，是希望以當時的政治的勢力來實行這種主張，這個志願既因拒見而失望，他乃應用革命的方略；他以為政治上的腐敗和窒礙，苟能廢除，則西洋化的中國，也可實現。可是這個辦法，他在臨終的時候，還是覺得工作未完，所以他說：「革命尚未成功。」人們認識孫先生是一個革命家，但是他們忘記革命不過是達到文化改造的一種工具，而政治革命又不過是文化革命的一方面。他們忘記了孫先生的目的乃是在乎中國的西化，要是有人懷疑我們這個解釋，我們請他們看看孫先生於民國十二年對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演詞裡的一段話：

「歐美的文明，近二百多年來，非常發達；美國近幾十年來尤其進步。他們國內的情形，不但是教育辦得好，就是工業商業和一切社會事業，都比中國進步的多。中國一切事業，到了今日可說是腐敗到了極點；腐敗的原因，是在人民過於墮落，……中國青年應該有的志願，是要把中華民國重新建設起來，讓將來民國的文明和各國並駕齊驅。我們現在的文明都是從外國輸入進來的，全靠外國人提倡，這是幾千年以來，從古沒有的大恥辱。如果我們立志改良國家，萬眾一心，協力奮鬥做去，還是可以追蹤歐美。……我們要達這個目的，就要諸君立國家

的大志，學美國從前革命時候的人一樣。大家同心協力去奮鬥，……必須利用美國的學問，把中國化成美國。」

嶺南學報三卷四期

廣東專號上

目次

學海堂考.....	容肇祖
陳衍虞象傳.....	黃仲琴
廣州部曲將印.....	黃仲琴
清代廣東貿易.....	黃善生
廣東崇正書院明刻本兩漢書.....	莫伯驥

(業已出版每冊售大洋八角)

四卷一期廣東專號下

豫定本年十月出版

四卷二期陳東塾遺稿專號(附年譜)

豫定本年十一月出版